

# 民主潮流鎮壓不住！

龍美造新

中共在近十年之中，連續壓制民主運動達四次。鄧小平輩不了解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是一體兩面，鎮壓後者，只有使人更加劇加速反彈。因此，天安門學運像是被壓制下去了，但民主理念已深植人心，學運民運正待時復燃！

在天安門廣場上掀起的震驚世界的學運算是被中共槍桿子鎮壓下去了，不過，這只是一時的假象。從來，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革新運動在進行中總是不免遭受挫折，甚至還要痛苦的接受血的洗禮，但是，終竟也都是成功的。

先從中共內部的發展看，革新的遠景，是一片光明。

首先，我認為大陸一波波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有頗大部份是十七年前美國尼克森總統叩關直入的結果。猶憶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尼氏訪問中國大陸之日，當時我以一家華文僑報總編輯的地位在接受美



國廣播公司（ABC）電視記者訪問之際，便曾發表了下述幾段談話：

「自古，中國人便閉關自守，一切純以自我作為中心，清末，船堅炮利的西洋人一度打開中國人的門戶，中國人也曾試圖作著有限度的變法，但是，一等到從四鄉殺進城去的中國共產黨人席捲大陸之後，中國人重又關上大門，一切都有如土法煉鋼式的自以為是，妄自尊大，根本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而今，尼先生總算再度奇妙的叩開了中國門戶。

「也許，尼先生只是擠開了半扇甚至不及半扇的門戶，但是，隨著這擠開門縫鑽進去的，却是一系列的西方世界的新事物——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經濟上的繁榮康樂。所有這些，都夠物質與精神上一般貧乏的中國人咀嚼反省：是不是共產中國真是自誇的天堂？是不是外界還有更為美好的事物？

「遲早，這些新擠進去的洋東西會在中國發生影響的，甚至有一天，它們會開花結果。」

我不敢說「文革」的結束與四人幫的垮台，是西方觀念重新輸入的直接後果，但是，在第一次天安門民運學運及其前後相關的事件中，已經有人叫出了民主自由的口號，事實上，乘著一股模糊民主浪潮應時而起的鄧小平，的確叫出了開放的口號。可是，本質上仍是馬列主義信徒的鄧小平對於西方輸入事物却取捨各半，他採取刺激生產的西方市場經濟，却抗拒了與自由經濟相輔相成的民主政治，而且在上台不久之後便逮捕了魏京生，撲滅了剛剛萌芽的民主運動。

不幸的是鄧小平輩就不知道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原是一體的兩面，實際上，（1）近代的民主運動便是源於工商業興盛後業

者要求祛除企業限制的結果。(2)工商業繼續繁榮發展的動力更源自人類的競爭與由此而激起的自發的創造力。而沒有民主自由制度，消極上難以祛除對於企業的種種限制，積極的更難於激發人的創造意志。

因此，鄧小平輩在單方面吸收了自由市場的經濟理論之後，一方面固然促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發展，但也同時促成了新興的工商業者與最易吸收外來新事物的學生群衆的民主運動。同時，外國工商業者與科技人員挾其民主自由思潮的湧入大陸，與大陸萬計留學生的集體遊學「取經」，也加劇了這一運動的聲勢。結果，不僅大陸新興的工商業者與學生學者滋生了同時接受民主的意願，即令是鄧小平一手連續識拔的兩位中共領袖胡耀邦與趙紫陽也不禁而有傾向民主自由的意念。

就這樣，緊閉的門戶擠開了，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思潮一併隨之而入，即使是鄧小平自己選擇的第三梯次的領袖也相繼中了民主自由的「毒素」，這下，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們方才發現，西方觀念固然能致富強，但也足以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因此才兩次三番的祭起四個堅持的符咒——一九八三年下半年發起反精神污染運動於先，一九八七年初掀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於後。而在今日，更乾脆使用槍砲坦克全力鎮壓學運與民運。如果再加上鄧小平初起時的壓制民主、囚禁魏京生的手段，算來，中共在十年之間，已經連續壓制不斷茁生的民主運動達四次之多！

可是，實施市場經濟而壓倒它的雙生兄弟的民主政治，不僅促成民衆的反彈，而且激起加速與加劇的反彈。特別是最後一次天安門轟轟烈烈的學運，距離前次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更不過是短短的兩年！

更令鄧小平輩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在這相距兩年的兩次鎮壓裏，他們一面壓制了學運，一面也推倒了在法律上領導全黨的兩位總書記，如果說真是有人造反，那麼造反的應該是鄧小平自己！

而今，鄧小平輩鎮壓了學運民運，却依然口口聲聲的堅持經濟上的開放，這種違反潮流的換湯不換藥的作法，只有更加速的促進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嚮往，何況民主觀念已經深植人心，而數以百萬計的參與過學運的群衆也已散在四方，古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散在全國的星星之火，火頭又何止千處萬處！

另外，有兩件事實也值得一提：

第一、在權力未能彼此制衡的獨裁制度下而欲實施自由市場經濟，只有加深加速官僚的腐敗，因為官僚既有權決定一切，他便可任意自一個市場購進，而在另一個市場售出，而由自己決定的差價中大獲其利。這就是大陸近年來到處滋生、日益普遍的官倒，這也正是這次學生運動掀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今，中共鎮壓了學運，却極少提及如何祛除促成學運的官倒。說來，這種由共黨包辦一切，從中漁利情況的持續，也將是激起未來學運的基因。

其次，從這次學運發生與處理的過程中，也顯露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痕迹。如果細心觀察，當不難發現學運方一開始，李鵬、楊尚昆等共產頑固份子便主張強硬對付，而首倡自由市場經濟的趙紫陽輩雖非真的完全相信民主制度，却主張以容忍、疏導方式加以解決，好幾次，每當強硬派主張鎮壓之際，都給趙紫陽以出國訪問及延不開會的策略拖了下來，到了最後階段，在李、楊輩搬出鄧小平以圖壓制趙派時，趙仍好整以暇的大玩其高爾夫球而不聞不問。付趙之意，似欲在學運拖久，參與者意興闌珊之際，讓它漸次自然收場。事實上，學運拖過六月一日，已自高峯處趨於下坡，斯時，大規模絕食業已結束，學生多已返校返鄉，天安門附近巴士交通也已恢復，廣場上群衆更只餘三數千人，一切顯示學運即將自行消失。

可是，鄧、李、楊派却急著選在此時，使用坦克，流血鎮壓，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答覆很簡單，一句話，他們殊不願趙紫陽揀這個便宜。事實上，如果讓學運自然消失（即使是暫時的自我收場），不論是國內國外，大家一定異口同聲的讚揚趙紫陽能以溫和容忍氣度順利解決問題，這樣，趙自然也就變成了名實相符的領袖，而強硬派自然落入下風。鄧、李、楊輩當然不願如此收場，因此才下重手使用坦克槍砲，而且在血案之後，把釀成及擴大學運的責任，一古腦兒的推給了趙！

而今，學運被壓制了，趙派也被打得殘破星散了，可是，學運的種子依然埋在地下，同情趙派份子也散伏四方，套一句古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誰能料到死灰會在何時復燃呢？

再從世界對學運的肆應與觀感看，中共的形象，則趨於黯淡。

原來，洋人思維總具有兩面性，重實際，亦不失理想，特別是美國人，更是如此。猶憶中共取得政權之初，以其對內實施共產專政，厲行階級鬥爭，對外陳兵韓境，肆行侵凌，凡此均有異於西方愛好自由民主的傳統，因此，雖英、印近利之國，爭相承認，但絕大多數民主自由國家仍不願遽予承認，庶免有支持暴政之嫌。及歲月更迭，而情勢如昔，務實之議遂起，實利之念日深，中共乃得以獲致舉世承認而進入聯合國之殿堂。如中共能秉此時機，對外日益開放，對內日趨溫和，世界亦且承認其為永久性之主權國家。乃鄧、李之徒固於共產之說，不僅不容異己，抑且屠殺同胞青年學子，頓使舉世對之遽然改觀，一致加以制裁，不再視之為在道德上適於統治之政團。展望未來，經濟制裁或將因日人之投機取巧與西方近利短視而漸次鬆弛，但視其異己而滋生之道義制裁則將持久。

抑有進者，中共門戶業已大開，現代玄奘數且累萬，西方之能以民主自由臻致富強康樂境界，勢必繼續成為大陸十億民衆嚮往之理想。這一點，不僅大陸人士有鑒於此，即使是東歐甚至蘇聯，亦已有此了解。

共產主義正在退潮，只有中共一小撮頑固統治者見不及此，或不願見此！

## 國際關係新論

李國威著 一六二元

本書採用傳統及行為學派各家之長，概述國際關係之研究、發展與理論之建立，進而分析國際體系中之主要角色、決策過程，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國際政治問題。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一五五三八